

地350121
133
13

卷之三

藝文一

御製

表畧

奏議

碑傳

藝文二

記

序

對

說

安寧州志

安寧州志卷之三

藝文志

御製

對表略

說

奏議

賦

碑

傳

五言

七言

古

五言排
七言排

五言律
七言律

五言絕
七言絕

七言

稽古所以監今立言同於立德國家有疑事以冊府秘書考證叅決下至郡邑所載編風粗俗亦備鑒觀此藝文之所以不可廢也安寧舊稱文獻士多好古雖兵燹頻仍書籍散略可以羽儀典冊鼓吹經史者尙存什一於千百然風教蔚興文章日盛不獨石淙碧泉諸公著作與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一

星日爭光卽後起之秀亦代不乏人今採輯其略上自

王言綸綍以至海內名公卽事題咏因時紀載之文竝傳於山巔水湄間者亦樂得志之以標天地之英華焉志藝文

御製

本朝

聖祖仁皇帝御製訓飭士子文

國家建立學校原以興行教化作育人材典至渥



也朕臨御以來隆重師儒加意庠序近復慎簡學使釐剔弊端務期風教脩明賢才蔚起庶幾棧樸作人之意乃比來士習未端儒效罕著雖因內外臣工奉行未能盡善亦由爾諸生積錮已久猝難改易之故也茲特親製訓言再加警飭爾諸生其敬聽之從來學者先立品行次及文章學術事功原委有敘爾諸生幼聞庭訓長列宮牆朝夕誦讀寧無講究必也躬親實踐砥礪廉隅敦孝順以事親秉忠貞以立志窮經考義勿雜荒誕之談取友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二

親師悉化驕盈之氣文章歸於醇雅毋事浮華軌度式於規繩最防蕩軼子矜僂達自昔所譏苟行止有虧雖讀書何益若夫宅心弗淑行已多愆或蜚語流言挾制官長或隱糧包訟出入公門或唆撥姦猾欺孤凌寡或招呼朋類結社要盟乃如之人名教不容鄉黨弗齒縱倖脫褫朴濫竊章縫返之於衷能無愧乎況乎鄉會科名乃掄才大典關係尤鉅士子果有真才實學何患困不逢年顧乃標榜虛名暗通聲氣夤緣詭遇罔顧身家又或改

竄鄉貫希圖進取鬻凌騰沸網利營私種種弊端
深可痛恨且夫士子出身之始尤貴以正若茲厥
初拜獻便已作姦犯科則異時敗檢踰閑何所不
至又安望其秉公持正爲國家宣猷樹績膺後先
疏附之選哉朕用加惠爾等故不禁返復惓惓茲
訓言頒到爾等務共體朕心恪遵明訓一切痛加
改省爭自濯磨積行勤學以圖上進國家三年登
造束帛弓旌不特爾身有榮卽爾祖父亦增光寵
矣逢時得志寧俟他求哉若仍視爲具文玩愒弗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三

傲毀方躍治暴棄自甘則是爾等冥頑無知終不
能率教也旣負栽培復干咎戾王章具在朕不能
爲爾等寬矣自茲以往內而國學外而直省鄉校
凡學臣師長皆有司鐸之責者竝宜傳集諸生多
方董勸以副朕懷否則職業弗脩咎亦難追勿謂
朕言之不預也爾多士尙敬聽之哉

元 成宗大德壬寅年建學旨

勸碑暨
櫺星門

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

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朕纘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尙資神化祚我皇元主者施行

明

武宗賜大學士楊一清勅諭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四

卿資秉卓異文學夙成初以奇童受知皇祖特儲翰苑俾讀羣書遂掇賢科列官外制三提學政兩任太常敷歷益深德望彌著既受巡撫之寄尤多揚激之風馬政聿脩西苑有在垆之詠邊郵總制軍中興一范之謠雖嘗見阻於匪人終不有瑕於大美其後西蕃作孽元老載馳六月師行三秦亂定旣奏嘉績乃進司徒遷冢宰而掌銓衡佐明揚而美庶政凡有論建不爲空言措之事爲可裨治道朕博採輿議簡置黃扉乃能因事納忠蹇蹇有

匪躬之節嘉猷入告莘莘推爲國之誠代言出而
皇澤行章奏陳而公是在茲屬多事之際方資弼
亮之賢顧因疾而乞休至再三而不已重建高誼
勉賜允俞仍勅有司月支米六石歲撥人夫六名
應役庸示朕優賢念舊之意於戲卿學行政舉望
隆中外得志行道保躬完名誠當世所難兼得今
歸其善養天和茂膺福祉敦行信義化導鄉俗俾
後來賢俊皆有所視倣而取法庶同享雍熙太和
之樂於悠久顧不美歟故諭

安寧州志

卷之九

藝文上

五

謝武宗幸京口私第表略

楊一清 郡人

白首桑榆再際風雲之慶丹心葵藿重逢天日之
開五雲馭乎六龍九斝施於十畝又云卒忤權臣
之柄旋投慈母之機罪放清朝甘終身於猷畝治
新元祐復起相於洛陽任以股肱委之心腹山公
啓事桃李莫收伊尹阿衡鹽梅無味數載服勞之
下羽化安心一時際遇之奇龍顏拭目又云念祖
宗創造之艱防國家盈成之患篤事親之心以事
上帝謹保身之法以保萬民

謝總督三邊表略

大學士 楊一清 郡人

人非三代何敢希方名之謀猷業本書生亦勉効
范韓之經略但世平易玩法久漸墮政習因循人
安偷惰不大改絃轍無以作新士氣不力任忠良
無以奮起事功又恐襲樽俎之談或罔念邊疆之
苦持文墨之論不暇謀兵革之難任耳易至於傳
訛浮言每興於所忌

謝賜銀圖書表略

楊一清

人文宣朗光回虞帝之四聰天命尊嚴重溢康侯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六

之三接又云寶篆精工儼千年之蝌蚪奎章燦爛
絢五色之龍鸞裁成悉出宸衷報塞寧忘天眷昔
張禹誇榮於几杖徒爲優老之資魏徵侈賜於佩
刀無聞作聖之學相知相遇慨相濟之尤難同德
同心感同遊之爲盛又云豫雷地奮修爲迅發於
四方如風天行渙汗幸施於九有悅而繹從而改
異法允望兼收言必聽諫必行膏澤普希下及

請罷川省勸懲增賦疏

御史段 曦 郡人

題爲請酌川省勸懲增賦之議以收實效事

竊臣邊省書生備員言職智識短淺莫能仰
贊高深而感激愈奮於凡事之有關於國計
民生者時刻思維異抒一得之愚以備

聖明採擇今見四川巡撫年羹堯請立勸懲官員
之法以清隱漏以增賦額一疏該撫屢經題
請緣督臣不畫一具題屢次駁回臣因細閱
原疏內開四川錢糧原額一百六十一萬六
千六百兩零今康熙四十九年現徵錢糧止
有二十萬二千三百兩零僅及原額十分之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七

一民間視隱田漏賦竟爲常事到任以來令
民及時自首已及二萬六千餘兩又察訪民
間之隱佔不首由官借首糧之名需索民錢
以致首報無多宜力勸懲之法五年之內各
州縣增及原額之四五分者准其卽陞不及
二分停其陞轉不及一分者降級調用毫釐
不增者革職知府與州縣一例處分等語臣
竊以撫臣爲川省錢糧計持籌之念甚殷報
効之志甚銳可謂實心任事矣但其所議勸

懲增賦之法似未深思長慮求其萬全而無
弊也夫川省自明季兵燹之後荒殘已極我
國家平定以來生聚教養數十年地方日有起
色然究竟土廣人稀故錢糧額數雖屢經清
查增報而康熙四十九年現徵錢糧纔及原
額十分之一卽以撫臣之加意催查增至二
萬六千餘兩亦不過增現糧十分之一爾今
議於五年之內增及原額十分之二是已增
現糧一倍也更至原額十分之四五是又增
現糧之三倍四倍也誠恐五年期迫增報無
多縱有賢能之員勢必羅不及分數之叅處
倘有司顧惜考成希圖陞轉或且抑勒首報
甚至履畝清查胥吏緣以爲奸地方轉滋其
擾此亦事之未可定者伏思我

皇上治登上理凡有興創事宜惟期愛養民生不
尙近功不圖速效今春清查丁口一案特下
不必增丁益賦之

聖諭仰見我

皇上藏富於民至意況川省邊荒之地正宜休養
又何必急於增賦而立勸懲之法耶且撫臣
立法之意專在於清隱漏而未會計及於墾
荒田川省田待開墾人須招集務施以寬大
之恩畱其有餘之利使聞風者欣然於樂土
之可適今若定考成以督責限分數以催查
則有司只知自便其功名而不顧民生之利
賴又誰懇願耕其野乎是勸懲之法未必不
有礙於招墾也臣愚以爲川省錢糧隱漏不

安寧州志

卷之九

藝文上

九

可不清而勸懲可以不立只宜嚴飭有司實
心勸首如紳士里民有有田無糧隱匿不報
者查出照律例究擬倘有不肖官員借首糧
之名需索民錢抑或通同隱匿私與奸民分
肥者撫臣查出立即叅處則官民皆知所畏
而首報者必衆至有司清查之法惟令因地
查報不必拘分數之多寡隨報隨增不必定
取盈之年限官不急迫以病民民自鼓舞以
就墾則清隱漏與墾荒田竝行不悖積以歲

年糧之隱者漸出田之荒者盡墾民生日裕
國賦日增豈但及原額之四五而已哉將有以
收樂利雍熙之實效矣緣見撫臣勸懲官員
之議未能萬全而無弊故敢竭一得之愚冒
昧條奏如或臣言不謬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請嚴武闈頂冒兵丁疏

段

職

見前

題爲請嚴武闈頂冒兵丁應試之弊以重
國恩以杜倖進事欽惟我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十

皇上作養人才文武竝重當今海宇昇平兵丁亦
許應試真從古未有之曠典也自此荷戈
之士亦習詩書技擊之夫皆嫻韜略凡在直
省綠旗各營兵丁無不感激思奮願附科目
以出身是以辛卯武闈各省兵丁俱有中式
之人但其中真正兵丁固自不少而頂冒兵
丁者亦不無其人卽如雲南省援勦左協兵
丁鄉試中式武舉今中進士聞其捷者查係
現任雲南布政司庫大使聞譽彥之子也其

捷三代冊內捏開伊父名與立蓋取彥譽二字之字頭諱其爲彥譽之子於康熙五十年三月間始充新募補額兵去鄉試之期不過數月明係臨期頂食兵糧入場考試未嘗一日効力於行間而輒借兵丁名目以中式以皇上非常之曠典爲若輩獵取功名之捷徑似非所以重國恩杜倖進也再查武會試定例向因雲南貴州廣西等邊省無中式之人

皇上優恤遠人定額取中原爲邊省土著武舉施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十一

格外之

皇仁以示鼓勵今聞其捷以浙江人臨期頂食兵糧旣中雲南武舉復中雲南定額進士是

皇上加意兵丁而邀恩者實非真正兵丁加意邊省而獲雋者並非真正土著若不嚴加懲創將來冒濫之弊何所底止臣請將聞其捷

勅部查議外嗣後直省武闈凡本省文武官員子弟不許頂食兵糧入場考試各營將弁起送兵丁鄉試務必查係真正兵丁實係行間効

力之人會同文職官員公同出具印結保送
如有本省現任官員子弟臨期頂食兵糧冒
濫入場中式者或經督撫查出或被科道糾
叅將保送出結官嚴加議處其雲南貴州廣
西兵丁已經中式武舉之人如係三省籍貫
者既係邊兵又係邊籍會試時准其編邊省
字號如雖係三省邊兵却非三省邊籍者會
試時必查兵冊入伍至十年以上方准作邊
籍編邊省字號若新募補額入伍未及十年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十三

會試時仍查照伊等原籍編入南北卷內取
中不許復編邊省字號如此則勢方之家不
致阻竊兵上進之路異籍之人不得冒定額
取中之

恩而天下之兵丁邊方之武舉均感頌

皇仁於無旣矣如果臣言可採伏乞

皇上勅部議覆施行

唐

河東州刺史王仁求碑銘

博士閻邛均成都

夫神有所服謂之威名有所宗謂之德威無大者則不能以覃服德非厚者則不能以獨宗是故靈鳳騰絕於雲氣附從衆鳥猛虎耽踞於山林震恐百獸豈其綵飾毛羽以表嘉類之殊磨利爪牙以取雄羣之勢蓋才力所素出苞象所自全固其然也抑聞赭汗明珠多役於西域異物奇玩必致於南州期於服用法駕充光內府千金是資萬乘爲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三

器者何必顧池隍而先貴黜幽荒而靡錄哉君諱仁求安寧郡人也其胄出於太原因遷播而在焉十有餘世氏族之系肇命王子著顯之美稱高汾晉若忠節義氣祖繼於家風佐代經時歷書於史筆被知今古無及其詳昔有夏之衰棄稷不務至乎不窋用失其官自竄於戎狄之間莫大於先君之業守以敦篤奉以忠信繼世其德不忝前人擬之其倫庶以匹合清懿有矚所居必聞而太伯逃吳文身之風旣習少卿降虜毳幙之化無違夫豈

厭好典文甘心樸野事有興逸安石恆高其宜時
或可從愛禮必同其欲祖漏隋別駕幹且英爽風
理軒邁鷹揚雄於顯代驥足整於長途轉隋大都
督身曰律度材者梓漆劉宏望賢於十部陶錦榮
重於八州君遇行運之秀德膺鬼神之靈會道與
其貌天曹乃聰明月在懷瑤霄溢目謂海蓋廣宏
量淳澹而愈深謂山蓋高巖谷隆邈而難仰智則
有達明則能通推可而身行擇善而後動不事於
所欲不爲於所求和說所以久持貞果所以立斷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十四

倫叙多其信行州里高其義聲大略觀書知風聽
樂擊劍盡騰猿之術操弓過飲羽之妙可以往視
爾事匡飭汝邦故王制輔成以備貢賦至於五千
甲州十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君有運理羣物
之才懷嘉保邊裔之累無待累次宜綜藩條出身
使持節河東州諸軍事河東州刺史加上護軍由
乎大翼負風凌天池以絕奮巨鱗激水期孟豬而
一宿乃若訓以生聚之方開其資財之道顓川澤
之利管山林之饒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

供稅力役齊平教化清淨通其變使人不倦
費使人以時賞及馬牛恩肥土域庶心咸服異俗
爭歸雖未能大革情性均之雅俗然其一變風聲
稱爲賢吏矣初以將來寵於大國以和其民人招
慰奏置姚府以西二十餘州俾睦其德自前漢六
代來外事四夷開夜郎之道絃哀牢之通凡屬分
置風化率流旣處於僻界荒裔不能爲中國輕重
時復廢棄但云羈縻君以地形平衍生殖豐阜彼
延企而慕思宜郡縣以庶畜在乎唐運實効其勤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十五

孰與使者唐蒙疆畧南地轉粟深於驚恐發卒至
於殘傷可同日論哉貪暴君長負遠放命災我城
邑迺我平人陽瓜州刺史蒙儉實始其亂咸亨之
歲犬羊大擾梟將失律元克其德君武則虓闕義
以憤惋擐犀衣以奮擊驅虎旅而先登滅其猖狂
之種殲厥逋誅之帥遯根是賴到於今而克寧勲
在王室藏於盟府則侯子綺吾破虜截級中國蒙
其惠帝王勞其身曾何足尙嚴遵所謂周密無形
爲計謀至堅強不變爲國支柱者已嗚呼舟日故

矣誰留於變化梁其壞乎已非於疇昔聖賢皆死
天道何謂粵咸亨五年八月十五日寢疾而終春
秋四十四長子雲麾將軍行左鷹揚衛翊府中郎
將使持節河東州諸軍事河東州刺史上輕車都
尉新昌縣開國子公士善寶炳靈滇水降神禺山
端嚴有望簡貴不雜音儀闕乎秋月詞令潤乎春
雲如蘭之精猶金之利能慈能惠不忌不刻誠立
無易於暗昏言出必應於遠邇故能保世滋大昭
前之尤鳴將驚人飛而食肉張博望收庸於屬國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十六

魏獻子受錢於和戎功撰亮采職凡中外雖則符
守方鎮恒以宿衛京都至於朝廷班爵之儀彝倫
上下之叙樂懸禮物之數軍麾國憲之容莫不悉
懷胷襟流入骨髓乃感念追遠永言孝思污隆適
從無所失道時時兼有執而能修張於神明之器
附於紱衾之物崇其封塋設此銘表鬱鬱潤澤白
虎之候可占洪洪博平雄龍之象終古故其土性
純質有如上代安錯儀軌弗踐終經聞斯行諸宜
我告始則知禮敬合荒自周公而乃來古不高墳

傳孔子而其立固非率而作者耶便於事業迹而
用者遂成於典謨夫身已沒而名不盡世彌久而
功彌劬凡百彥哲托乎鐫紀一稱至行二美俱存
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銘曰先王疆理
其義賓睦小國附庸罔弗祗服聖人在位羣生蒙
福實乃駿賢爲之司牧翼翼夫子守終純固振鱗
洪波驤首天路開置郡道招攜款慕平此克驕掃
茲氛霧高烈時揚懋賞維嘉敦愛種落輔助邦家
嘗聞仁善享壽宜遐柰何不續黃鳥嗟嗟先以遠
山鳥行人墮淚空見銘表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十七

雲南諸蠻之服於唐羈縻焉爾延至武曌淫刑
以逞四方振蕩邊境動搖雖浪穹傍時昔有二
十四部之降而張柬之又有廢姚州之奏險遠
難制亦可見矣王公父子以州人奮志功名列
爵五等鴻功大業史皆淹沒不傳間邱均以一
代名筆頌其德藝之偉政教之卓量無溢辭卽
文以想其梗概其爲一時之人傑無疑

石淙楊文襄公傳

尚書 雷躍龍 新興

公諱一清字應寧號邃菴其先氏爲滇之安寧人父景以化州同知致任攜居巴陵少穎敏能屬文有司以奇童薦爲翰林秀才憲宗俾內閣擇師教之與李文正東陽前後登庶子黎淳門年十五登北闈鄉試卽以經術爲人師十九成進士明年父喪解官卜葬京口遂卽丹徒家焉服除授中書舍人職務清簡弟子日益進凡經公指授者皆取高第顯名朝廷久之遷督學政力祛宿弊杜請託一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六

以嚴繩之士大夫始有譁者久而服其公且明也丁母憂歸服除改督陝西學政尋進憲副公乃益自振勵創正學書院選英俊其中躬自教督所識李夢陽以文學名天下狀元康海呂柟名士馬理張璿輩皆寓焉公資警敏能爲文詩與書多慕效李西崖其功力差相伯仲也好談王霸經世大略才猷足法以是聲譽藉甚用超晉太常卿尋晉南太常卿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理秦中馬政西蕃故饒馬必仰給中國茶飲以去其羶酪疾先是

高帝著爲令以蜀茶易蕃馬資軍中用久而寢弛
茶多闕出爲姦人利而蕃馬不時至公乃請重行
水僕苑馬官而嚴私通禁盡籠茶利於官以服致
諸蕃馬馬大集牧政用修給軍者日益稱足時李
文正當國劉公大夏爲大司馬皆善公而材之會
邊陲告警陝議遣將劉公言兵難遙度卽遣將以
不時往楊中丞在彼可用也勅公巡撫陝西兼理
經略邊務公益選練士卒創築二城以爲固援又
劾貪庸總兵武安侯鄭宏及不職諸校尉數人去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十九

之適吐蕃數萬騎入寧夏乘勝直趨固原烽火通
於內地時總兵曹雄軍隔絕不相聞公慮其失策
乃從帳下輕騎僅五十趨之衆爲公危請勿往公
不聽星馳抵雄軍爲之調度復張疑兵以脅吐蕃
吐蕃移犯隆德會伏炮夜發響應山谷吐蕃以爲
大兵至宵遁塞外邊人士以郭汾陽比之大司馬
復議延綏甘肅寧夏等鎮兵散無統請設都御史
總制之上報可遂命公總制諸邊開府固原尋進
右都御史公乃具疏極陳戰守之策請修濬牆塹

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戍經理寧夏以安內
附整戢韋州以遏外侵悉許之公督諸鎮士馬飽
騰每按部旌旗戈甲耀原野間吐蕃不敢駐牧近地
公又謂河套卽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自
是無寇警請因險而墻之聯絡相應可制敵而障
全陝於數百里外廷議難之於是大發帑金數十
萬使公治築工未竟爲權閹劉瑾陰阻是以移疾
乞歸里工亦罷其成者在要害間僅四十里爾邊
人至今賴之公旣歸瑾復入讒語坐公冒餉逮下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詔獄李文正及王文恪力爭之始得致仕歸公歸
京口治私第得唐許刺史丁卯橋舊址圍之以詩
奕飲酒自娛顧名聲日益盛適慶藩寘鐸叛詔起
公提督軍務合總兵官涇陽伯神英西討以中貴
人張永監其軍公馳至關密諭公故部將仇鉞時
亦被劫事叛王者俾乘間捕執之遂悉誅縛其首
公與之巖相得歡甚初永與逆瑾侍潛邸爭寵不
月上下時頒賞諸部曲百餘人瑾之姻族毫不見

與公固勸之始勉給一二乃顧謂公曰公無慮吾
豈畏瑾者哉公曰固也第今權臣內而大將外公
誠貴上誠重公保無中變乎永曰然則奈何公曰
公宜亟歸乘上之見嚮聲瑾罪而誅之此千載一
時也永悟歸密疏發瑾諸謀反狀蓋公草也瑾用
伏誅上因進永柄司禮焉方永之入也畱公節制
諸軍陝之軍吏武士額首頌公勿歸顧朝議之趨
召且迫也遂馳赴召拜公戶部尚書論平叛功進
太子少保賜白金彩幣尋進吏部尚書公於時政
安寧州志

卷之九

藝文上

三

最稱通練而性廓大不飭邊幅愛樂賢士大夫與
共功名朝有所知夕卽登薦以是桃李徧域中嘗
再帥關中麾下自偏裨起爲大將封侯佩印者累
累也時大盜起躡中原公調悉機宜疏前後凡數
上復薦用副使吳廷舉等力討平之再進少保兼
太子太保蔭一子錦衣千戶中貴谷大用陸閭援
張永例請封其弟姪伯爵詔報可公力疏止之不
報給事中王昂論選法弊於公有所指摘上爲謫
昂公力請寬之給事中竇明及御史孟津等或以

言事或與鎮守中貴忤諸繫詔獄者公上書求釋
上亦間有所寬也乾清宮災公應詔陳言至指及
乘輿出無定期止無常所且置番僧戎種於宮廷
諸干成法事因自劾乞罷歸上爲溫旨慰留以原
官兼武英殿大學士直內閣亡何會災異公復自
劾因極陳時政得失中有狂言可以惑聖聽匹夫
得以搥國是禁延雜介胄之夫京師鮮藩籬之託
語甚激切上弗省是時張永坐間廢江彬錢寧方
倖用聞公疏弗善也於是使所私優人減質輩蜚

安寧州志

卷之九

藝文上

十一

語上前譏刺公又嗾故諸生朱大周者大誣訐公
公乃上書乞骸骨疏至再四上如賜劾褒諭屢數
百言給夫廩逾常格以歸公歸其容日益進凡所
摹畫朝事億度無爽時目之爲智囊云神濠之變
公度鎮江扼江南諸鎮之吭能備可禦三吳失茲
要害吳越潰莫支矣於是捐資募諸壯士復遊促
臺使者調金山鎮海諸衛軍環備內外無慮數十
萬武宗南征聞其備禦有策特幸公第爲宴樂者
逾兩旦暮賡咏篇什古今無儔焉時左右有導上

幸浙江者公從容諷諫乃不果行顧亦數進珍瑛上
大悅欲特用會晏駕乃已世宗嗣大位廷臣爭言
公可大用詔遣官錫金帛存問久之陝西三邊總
制缺詔公以少傅兼太子太傅改兵部尙書兼左
都御史蒞之溫詔褒譽以古吉甫方召唐之裴郭
宋之韓范稱美之故相行邊蓋自公始也公之鎮
凡諸軍吏幸公再蒞有恩德又起自台輔將士愈
自飭勵旌旗壁壘色彩爲新上以舊勲凡有所條
請靡不報可屈求一載復詔入爲吏部尙書兼武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三三

英殿大學士旣陞見卽進少師兼官如故又以獻
皇帝實錄成進太子太師謹身殿大學士時首輔
費文憲宏也會張文忠孚敬桂文襄萼以議大禮
得上意驟貴爲宮詹兼學士而諸詞臣皆心鄙之
以故詞林諸榮秩如講幄典試教習庶常皆不得
與張桂於是深恨費文憲屢疏攻之去公復薦起
弘治中故輔謝文正遷屈首輔文正至則公已用
陝捷加特進左柱國華蓋殿大學士秩屈文正上
矣公猶疏讓文正願屈其次上弗許以是公屈首

輔文正亦旋謝病歸公既以敏練見知一時士大夫皆宗仰之極上益禮重公賜御書和章及金幣牢醴無虛日復賜銀印記二一日者德中正一曲繩愆糾謬所言邊務國計事無大小上悉傾聽之顯陵之不果遷則公力諍功居多也是時張桂益貴倖入內閣上之傾嚮且過於公桂文襄以構王文成守仁亦與張文忠相釁隙上以王文成諭公欲知其人公謂其有精忠大節可大用桂文襄密聞而啣之於是張文忠遂疏謂三楊以後姦人占

安寧州志

卷之七

藝文上

二十四

據揆地往復去來其人曰輕勢日重乞下嚴諭俾勿詭隨便已意如往昔蓋指公也公亦奏辯乞歸上兩爲溫旨以解之於公尤厚張桂於是益思構公矣先是公議散館畱陸粲等數人爲翰林上難之張文忠密疏言此曹皆費宏所植而一清成之勿畱便於是陸粲等爲給事中公弗聞也故粲給事省中時有建白公輒擊節稱嘆謂而家敬與不過祭內感公國士知禮部侍郎徐縉以次當柄用數謹事公又爲祭座主時時以上意語粲謂厭張

桂榮思有所論列未發也會武定侯郭勳帥營務頗貪橫公奏對常盈庫出入計語頗侵之因薦用故中貴人張永同爲提督永遂發勳貪汚跡俄而永暴卒中外頗疑中勳毒言路遂擊勳勳故以大獄事感張文忠每嚴事之於桂不爾桂亦密疏攻勳且謂張實庇之上於是下詔給事御史擊勳章於公且諭以孚敬私勳必曲救令勿聽公偶泄之緝紳亦語榮也給事孫應奎疏論張桂亦及公上是其論公上疏辭優詔勉慰至張桂疏各有策勵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三五

語公復上辭章謂今之持論多尚紛更臣獨勸以安靜多尙刻削臣獨矯以寬平欲變法臣謂宜守法欲生事臣謂不如省事用人則謂才難當惜斷獄則謂罪疑惟輕以故齟齬參差願賜骸骨避賢者路蓋指張桂也榮於是果疏劾張桂罔上行私諸罪狀上乃責張孚敬桂等負君忘義令孚敬以原職回家劄悔資後用華革保傅大學士銜以尙書致仕而罪榮不早言逮下詔獄杖謫荒裔翌二日復榜示朝堂明張桂功罪且令中外勿得更加

辭斲張文忠陛辭上乃密諭公謂孚敬可遷之關
否公言上欲遷孚敬固當第渙汗大號甫揚廷而
遽改之非所以示天下信少遷孚敬至家而後詔
之便張文忠聞益憾公且疑條疏公所授也於是
張桂同事詹事霍文敏韜有齒寒之懼上疏力攻
公因自劾乞歸上諭爾公疏辯乞歸上亦溫諭爾
之而意已移矣張文忠至夫津上使人以璽書詔
還復職公遂乞休益切上未許也張文忠回見公
愈愜然自負且謂公若吾在韜必不敢有是言公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二十六

笑領之霍文敏以省母給假因復爲桂辯冤攻亦
力上報文敏遂切責公非大臣體公謝以不職自
陳上乃益致仕予金帛令馳驛歸旣而霍文敏亦
私心悔之矣公歸曾進大學衍義不與公名上覽
之不悅謂修是書實肇於楊一清又嘗序諸後可
獨遺乎命補列名仍遣官齎賜金帛於其家羣議
祀禮不一上復念公顧謂朕悞放楊一清歸若在
彼能無決乎諸仇公者聞益懼公復用乃喚永門
下之怨永及公者誣奏公嘗受永金玉乃薦用永

又謂永既死復以金百兩乞公爲誌銘乃詔奪公
官命巡按御史追公所受永金如所誣數尋亦罷
追或請公奏辯公則謂久當自白矣辯爲顧益大
恨爲捕子所賣鬱鬱以終又四年上念之復其官
又十五年乃贈太保謚文襄則公所謂久而自白
也公所著詩文有獻納稿及繪扉奏議玉堂前後
集行於世凡所傳撰述則以石宗繫之蓋不忍忘
先世故屈也李文正贊文憲霍文敏諸公皆爲石
宗賦以頌美之故世稱公石宗先生云

安寧州志

卷之九

藝文上

三七

王弇州曰國初徐太傳達出爲大將軍入爲中
書右丞相正德中楊文襄一清以三邊總制爲
冢宰入內閣致仕後又起復爲三邊總制又入
內閣大明出將入相惟此兩人黃汝亨狂言錄
曰楊文襄一清策張永誅劉瑾事此用淮陰侯
背水陣兵法所謂置之亡地而後存忠而能權
者也

丁祭訓飭榜文

制府鄂爾泰 西林

爲恭逢丁祭大典嚴飭各屬官司宜備物以告虔

須先期而齋宿事竊惟

至聖先師萬世之師表也冠帶集團橋

天子有臨雍之典春秋屆仲月上丁脩釋菜之儀內則
命夫胄子三公外則寄於有司羣牧典綦嚴也誰
敢懈焉本部院前隸南藩職司秉鬯恭逢丁祭親
齋沐而宿黌宮先令儒官較簿書而正祭器乃知
牲或已經宰殺既失告全致潔之心物豈盡屬肥
鮮更乖博碩蕃滋之義且或常供不充夫類數任
先後以那移珍品不給於豆籩致菹醢之雙疊兼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二十八

聞各學亦有同風罔知共竭精誠但解奉行故事
甚或罇罍未備疇詳犧象之形琴瑟雖陳莫辨敵
僇之狀觀者如牆如堵任彼咆哮祭者似醉似痴
頽如聾瞽一尊纔薦滿庭之燎火無光三獻未終
兩廡之燈輝已滅於是登鉶與簋簋悉憑顛倒几
筵鹿兔共榛菱似遇摩空鷓雀分甘奪脆半由承
祭之家人拍地喧天遑問糾儀之齋長駿奔髦士
霎時怒髮沖冠輿隸阜夫一片雄心染指凡此之
類罪豈勝誅皆由約束之不嚴亦以躬行之未善

不思主爵則身膺一命幸得窺聖人門牆分獻則職任半瓊原以司泮宮俎豆平時不知化導已蒙尸位之譏臨事不克恪恭難免曠官之咎於是飭郡守州牧縣令等職兼以誠教授學正訓導諸員各矢乃心以襄大典預期三日牲牲皆供乎餼牽先事一朝品物盡陳於頰壁齋戒沐浴來觀習樂試歌舞於明倫堂前料量潔清退服寢衣斂精神於尊經閣畔庶幾必誠必信斯夙夜之惟寅無怠無愆知神人之咸格是竝申之條約用以頒諸學

安寧州志

卷之九

藝文上

三九

宮業經江南各學遵照奉行在案今本部院蒞任滇黔合行通飭爲此示仰各府州縣等官并教授學正訓導諸員務須恪遵奉行今將條約開列於左

一既奉

肇聖五玉不惟簠簋籩豆照數增設卽牲牲亦應各增

其四有議共牲者其說不可從考之典禮惟配享有可以共牲者專主無共牲之禮書云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其明徵也自三代至漢唐皆不聞共牲之說惟後漢有青帝赤帝共一犢白帝黑帝

共一犢者議者非之唐開元時五品以上室異牲六品以下共牲豈有王爵而可共牲者乎其各照數增一爲五可也

一祭牲祭品皆有定額一邊一豆罔可缺遺況牲取親割以告虔也取其毛血以告全也可旣宰而入學門乎豕曰剛鬣註謂其豕肥則毛剛羊曰柔毛註謂其羊肥則毛細而柔弱此博碩肥臚之所由稱也可以瘦瘠不堪之羊豕而飲之灌之以充牲牲乎旣宰且不可瘦瘠且不可況可缺其額數

安寧州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上

三

而肥吏胥之囊橐乎月令曰犧牲毋用牝又曰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大小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註曰上帝且歆享之況羣神乎嗣後各官俱預先三日親至學視犧牲如法然後積其數使人牧之以待先一夕親割吏雖奸其何所施乎

一丁祭先數日集樂舞生演習精熟先一日與祭官齊集學宮齋宿不得有一員私宿本署

一丁祭之日庭燎燈燭務須光明如晝以俟祭畢

後除神前燈燭之外卽官員不得各自張燈
一丁祭之日櫺星門內不得容一閑雜人所有事
止許學書幹辦及小心謹慎門斗二人或四人照
管燈燭其官員僕從人等一概於門外伺候萬無
使僕從人持燈夾墊相隨上殿及上兩廡之禮君
師一體幸勿自取罪戾以貽失禮之愆也

一丁祭之日旣不容一閑雜人自無有搶奪祭燭
及祭品之人倘或仍有潛匿門內乘空搶奪者以
賊盜論卽時擒獲解報以憑盡法重究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三

一學宮之地聖賢靈爽所依不惟丁祭宜修治肅
清卽平時宜灑掃潔淨近每見學宮以內栽瓜種
菜學圃成澆灌之場曝被晒衣諸生絕往來之路
甚至丹楹刻桷徒供蝙蝠棲遲鳥革翬飛盡是鼪
鼯巢穴蛛塵百斛廟貌埋塵垢之中鼯糞于其腥
穢聞宮牆之外皆已安之若素久且習焉固然其
至先儒先賢兩廡之神牌倒置鄉賢名宦兩祠之
神位傾頽非其子孫有誰諮問加之朽蠹若罔聞
知凡爾學官所司何職卽諸門斗多亦奚爲嗣後

教官不時巡察務令門斗分班輪值逐日掃除學宮之內不得容一毫塵垢庶亦無忝厥司也慎哉毋忽

新建安寧州永安橋碑記

明 歐陽旦

華亭張公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璽書出撫雲南既二年矣以四方無鬪爭金革之聲年穀屢登民以豐樂廩有餘餉庫有餘財文修武練董爲大備公乃訪民之所不便及所願而不得者次第罷行之大慰民望安寧距滇池七十里許西南四達

安寧州志

卷之九

藝文上

三

之衝而東河之源吐於昆海百川之所會也先是石司歲斂民財架木爲梁而雨潦無常脩而復圯冬涉之艱在所不論夏秋橫流激湍輻輳不通者動經旬月待其稍息濟之以舟而顛踣覆溺之患時出不測行者病之公曰吁哉惟久惟安其惟石乎諭諸鎮守太監劉公明遠總戎黔國沐公益齋巡按侍御張公叔亨僉曰宜哉議已克合公乃擇部吏之能者曰知府董復指揮李英俾籌其規制同知王璿指揮歐洪俾司其工用所在知州胡安

董玉千戶李煙王琮俾分理其庶務總督之任則以委諸副憲林君廷珍君以練達老成經畫程度一如公意石出於山澤財出於錯置工出於操隙之軍士民不與焉經始於弘治癸丑八月庚辰朔明年乃克有成公名之曰永安橋廣四丈而高如之袤二十四丈翼以扶欄如長之數堅兩址以防其齧疏三門以通其流合滇之津無有要於此者而橋之弘長堅美亦無有過於此者用是行者莫不便且安焉無復沮溺徒步之艱懽忻歌頌翕然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三三

同聲州之民廼作亭礮石願紀其事以告來者惟險者易之爲彝危者去之爲安自滇之人以及於天下四方往過來續不絕於道矧物之堅而不朽者莫如石流而不息者莫如水自今伊始曷有窮極然則一橋之惠自公視之推其所餘耳而利濟於人者不亦大且遠哉昔者先王之政自井田學校以至橋梁道路無一不備蓋慮民之深者其法詳憂民之切者其利周理固然也是故川澤不梁過者興嘆乘輿濟人君子不取惟公負王佐之才

抱經世之學佐聖天子以道理天下施之紀綱法
度無精粗無巨細一皆公平正大精密詳盡罔有
遺缺孟子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已溺之於此見
公之心其視吾民之休戚利害何所不用其極哉
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公其有之又曰樂只君
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此則民之祝願
於公者若夫公之忠義在朝廷文章在後學功業
在天下當有董狐之筆特書大書以詔後世予故
略而不及公名誥字汝欽起成化丙戌進士入翰

安寧州志

卷之九

藝文上

三

林爲庶吉士改監察御史歷陞至今職

連然新井記

太史楊慎新都

安寧爲漢之連然縣據班氏地理志有鹽官焉今
其遺井四曰大界曰洪源曰河中曰石井也嘉靖
己酉奉勅理鹽法雲南布政司叅政平崖李公以
濬新井之議白於巡撫都御史箬溪顧公巡按御
史石海林公乃檄下安寧鹽課提舉張右銘及同
提舉姚文而銘實專董其役不一歲而井成李公
名之曰連然新井稱從漢舊績則新矣又亭其上

以蔽風雨下繳石爲壘澁以廉之以遏淫潦蓋其地濱堂琅川勢宜爾也是歲十月李公復按其地謂右銘曰曷碑之樂石乃屬詞於慎嗚呼山海天地自然之利也惟不私其有而公之人則是順天因地虞廷之阜財中庸之寶藏也若國專禹莢之富民隱覆盆之憂官權而私病上肥而下瘠開利孔懸罪梯是管商而已桑孔而已豈聖朝設官之意哉繫惟李公之躬是舉也俾茲一泓之饒庸補四泉之乏實以阜吾民非暇民以阜財也易曰井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三十五

收勿幕有孚元吉又曰損上益下民悅无疆此二忠者今之謂矣嗣茲職者宜鏡茲雲南右布政使羅胡劉公叅政雲阿譙公叅議龍巖趙公寶竹王公按察副使仰齋胡公雲門周公石庵郝公臨溪張公漸庵郭公僉事泉坡孟公劍峯黃公同議而協之賁行部而觀厥成例得率聯

重修安寧州永安橋記

學博

陳玉振

郡人

宇宙非常之功有創之於前則必有繼之於後者雖曰人事亦氣運之有待而成也安寧城東永安

橋弘長堅美甲於滇南扼兩迤之衝要瀉昆明之
源流前襟恩綸後帶拱華攢簇江城一方形勝凡
天下四方冠蓋往來車馬輻輳以及商旅鹽鹺彝
漢軍民匪由是則弗通焉先是明弘治七年都御
史張公肇造斯橋歷今二百餘年接因風雨剝蝕
波濤殘嚙遂致崩塌十去其四而橋臨東岍傾踣
尤甚其可通輿徒者不絕如幅聯而履之僅丈有
尺焉吁危乎哉於時官斯上者肅然恐怒然憂竊
慮不勝旦夕但以功程浩大幾經估計相視莫敢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三

措手屢議屢寢固知氣運循環橋之功果有待而
成也幸值

總制貝公留心國計慨然興復不費公帑不勞下民

捐俸金若干

方伯劉

福星同照痼瘼民瘼爰檄我郡侯高公

即日治事維我郡侯素切利濟聞命踴躍蚤夜督
理障水以築堤鎔金以固柱採石於山求木於藪
嚴戒礮者斲者斃者巧者墁者俾人各自効
經始於丙戌十一月落成於十二月維石屹然惟

聖煥然履道坦然扶欄翼然與譙櫓岑樓新造者
頽頽相望誠足繼前人之烈弘利濟之澤壯一方
觀矣豈曰小補之哉於是閣郡紳士人民悉合志
同詞浴恩盟手而爲之記

重建安寧南城南薰門碑記 陳玉振 郡人

郡城南薰舊名臨祿今郡侯高公重建易以茲名
蓋取有虞阜財解慍之義以臻揮絃治理之休其
所以衛吾民而煦育之者良厚也先是門建於明
初擅鳳城之盛燼於明季湮春色之奇逮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三

本朝定鼎恢渙再脩再圮古制蕩然無復存矣幸我
侯來牧是邦畱心民瘼毅然以興復爲已任凡東
拱華北浴德以及西洪源旣次第構造煥然一新
矣獨南門居離位象文明冠冕一州控引西迤所
賴以固保障防寇警內聯太極梅石之蹟外眺烟
柳江橋之美閣郡觀瞻巖巖攸屬修之尤不可緩
公於是縮冗費捐俸金擇期卜吉鳩工庀材季春
經始仲夏落成不上求不下派振歷來苟安之弊
奮經營獨斷之才去百年蒙晦之氣成一朝巍煥

之觀不意今日復觀斯美於是我公與都人士登
斯樓課農桑聽絃歌太和以溥元氣以培血道通
而家給人足古制復而巷咏途謳財可阜而慍可
解春色藹然滿鳳城矣易曰火天大有煥文明也
又曰民說無疆協輿情也請舉是爲郡侯鼎建斯
樓以福堂川者頌云

安寧州革免海口力役碑記

知吳士達

蜀都

按地志昆明池規三百里其水倒流泓闊故名滇
海其海口出於沙鍋擺沿岸墾爲阡陌晉寧昆陽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三

昆明歸化呈貢之田麗焉每春積雨淤塞海口則
水溢而沿岸之田病矣司水利者首以爲憂節年
議委賢能官二員督理厥事坐派各州縣夫開挖
子河以疏水患雖安寧無田畝相連顧一概借派
以協濟乃事每夫一名工食糜費銀三兩百夫計
之所捐多矣自後習爲舊規民久爲困且決海口
而注之河則水勢混流安寧臨河之田未有不湮
沒者夫旣勞其力費其財又病其田民之不堪殊
甚嘉靖十八年予承乏安寧州十九年三月適海

口與役檄州之民咸以海口勞瘁籲天無由先年曾具實於上蒙行撫按衙門守巡安普道屢次親踏看得安寧與海口雖相去幾百里並無升合錢糧田畝干涉沿海地面議呈准免已經四年況安寧當迤西衝要之地地瘠民貧比之晉寧等州縣大有不同茲又加以分外力役之征則財盡不能勝用力竭不能勝役予忝司郡牧安能坐視民瘼以置斯民於困極耶卽以民情申呈雲南監察御史彭蒙批看得楊秉誦稱安寧並無田畝與前開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三九

濬溝壩相連且經奏奉勘合優免屢行告訴又查得每年開挖子河徒費民力而無補實效亦應革免子河旣不開濬各州縣民夫自可足用安寧之夫相應革免仰州遵照施行是年獲免民皆稱便自擬永逸矣二十年二月復行坐派開挖民情復爾嗷嗷排年楊秉等仍以前情申訴續蒙御史彭批仰予查照原行卽行豁免毋致勞擾此繳是年安寧之民方得豁免蘓息今照二十一年二月又當開挖之期誠恐復行坐派未免上下勞擾有懷

隱憂補將前項申水利道鹿溪鄭公府主鶴峯柳
公是年始得停免十里之民相與曰海口之役今
方革免矣吾民得安息矣且喜且懼咸訴于公庭
曰吾父吾母爲民造福今雖革免第恐自今以
往官吏去就不常卷案沉匿多弊亦或復興斯役
上負父母爲民申請至意伏乞紀其巔末勒之石
碣以垂不朽以永斯役實爲萬便概州士夫亦相
登堂激曰父母斯民慎終惟始與其革免於今日
孰若求逸於無疆士夫亦從拜焉辭弗獲已遂檢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四

閱文移以紀其事云

新遷安寧關公祠記

提舉方

沆 莆田

庚辰秋九月不佞沆以校讐祇役昆明郡大夫成
都姚公郡貳榮昌喻公郡文學包君楊君千夫長
胡君吳君共觴不佞於城東樓上顧見漢壽亭侯
關公祠頽然闐闐中則相與嘆曰是安得更諸爽
聞者令遠囂雜妥神靈於以壯一方觀也與哉不
佞越席對曰倘有事改作請以葺井餘材備將作
之費可乎僉曰諾於是姚大夫主其事改十於南

關之安寧所故址胡吳二君縮經費均人徒不事
鞭笞不煩莞庫蓋踰月而祠用遷矣都人士儼然
造不佞曰子以罪謫來惟是魚鹽不給是懼乃棘
棘焉和聲以改作何異尸祝代庖人而不虞其尊
俎之越也不佞曰逐臣何敢侵官以爲都人士辱
顧揆以幽明之道故祠又惡得不遷哉今夫闐闐
乃市廛之交百賈之所集也朝而聚夕而散敝精
神於所必爭之利而逞武力以較夫刀錐苟可鬪
智趨時何知禮義及其失計卽家人父子相仇讐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三

然方且操豚蹄斗酒日趨蹌祠下以俸福而遠災
藉令關公有靈艷然吐之矣顧肯一日安其身於
闐闐耶嗟乎世之取重公者徒以負萬夫莫當之
勇時時顯威靈於關城障塞間而不知此非所以
語公之概也方其下邳失利俛首歸曹壬人險夫
每屬耳目公方且春容秉節明燭達旦俾天下知
有不可渝之大閑而縱欲者懲至其懸金歸卽故
主是求俾天下知有不可廢之大義而忘君者懼
斯固公所繇以參天地亘古今而浩然獨存者乎

乃今廟貌鼎新山川清曠公之威靈精爽庶幾與地靈相符合焉者神益妥則爲郡人士奠麗益以遠其在二三文武長吏溺職曠官惟公降之百殃厥有据法奉職亦惟公降之百祥由斯以風厲閭巷細民無見小利以違棄君親是則姚大夫若不佞暨諸君子改作意也都人士於是躍然唯唯而退爰次不佞言勒諸麗牲之石其他醵金協助若始終効勞者具列於右

遊溫泉記

楊一清見前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四三

溫泉堂川勝景匪特南國重而天下亦馳譽焉蓋泉之微妙不盡其說窮源溯流大抵天地之功用二氣之良能也吾友少師西崖李公曰聞泉之爲真中清孰尙焉世之所奇寶也莫非蒼碧効靈昆洱蘊精不復發爲異物而獨鍾爲此泉斯泉西南山川靈氣之成造化之治也予曰然陽氣作用神道推行乃能至和融凝縉紳輩素有似天似月似鏡之喻焉倚歟盛哉雖新豐之驪山黃山之紅泉莫乎其莫埒矣惜乎鍾於僻壤而不得在九域之

內若在域內使秦漢之君游焉薄焉尤有勝於神
女太真之嘆賞焉臨衝庾亮諸公又不知何以出
天巧呈地奇錫心繡腹而賦詩也雖然古人不
不得過於斯泉猶幸斯泉而得過於今人也吁美
矣哉予承命掃坐緣暇降觀於泉異哉人文之盛
者餘波潤澤之及也書之爲溫泉記

石淙精舍記

副史 李夢陽

昔周子起濂溪之上倡明正學天下宗焉其後自

濂溪徙廬山名廬山之溪曰濂溪名其堂曰濂溪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四三

之堂今天下之學宗我師楊公而公亦自安寧石

淙渡徙鎮江於楚築精舍丁卯橋名曰石淙精舍

嗟乎事固有偶同者非謂是哉愚生觀眉山蘓氏

愛陽羨山故徙之蓋卒不返眉山今其墓在邠邠

之間曰小峨眉者是也愚謂其特文章士不足

及觀周子自濂溪徙廬山則又訝曰茲非有道者

爲耶蓋天壤間物無常主自吾之所出言濂溪也

眉山也石淙也則吾土也自天壤間物言吾安在

而不得主耶嗟乎古今人用心豈異哉愚不佞少

幸從公游得竊聞石淙焉石淙有虎邱之邱其
之溪堂琅之川自昆明來者奔流千里其地崩湍
激石兩巖菰葦交合水汨循其間冷然金石之音
故曰石淙石淙視二子故土皆不知其孰愈乃若
丁卯橋負山帶江據東南之會上游之地其泉石
巖壑之美要不在廬山陽羨下也陽羨姑置無論
且徙廬山其志奚爲者耶顧卒幽抑不見於世今
公際明天子拔茹嚮用功著邊郵顯名四方利澤
在社稷天下其還也登橋踞水匡坐石磯不一啜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器

嘯去矣故金焦大江之雲不能奪京洛之塵而甘
露鶴林之情不能已龍沙雁塞之行也雖然君子
豈以彼易此哉故孔子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夫
廬山豈周濂溪意耶愚不佞徒及公之門力不足
濬流揚波南瞻石淙特望洋爾是何敢言記

重修溫泉記

楊

慎見前

督學大憲伯仰齋胡公按部行教暇豫降觀溫泉
惜勝地之傾醅慨古跡之蕪蕪乃命攝州篆順寧
府判孫袞曰咨爾賢真符不必分矣再命安寧世

守知州董沂曰咨爾材孱工其可鳩矣出罰鍰焉材庀役也如期成之不日隕也樂焉觀焉觴焉游焉語諸邨文舉輩曰公斯舉也匪興頽起蕪之爲兼得公之教焉汝知之乎澡雪精神以遊高明脫去掩帶聿從蠲潔是日新之教也觀乾坤交泰之合德悟水火既濟之成功是格物之教也別生辯類無俾相瀆深宮固闔庸或窺覩正內正外而男女貞分陰分陽而儀象立是匡俗之教也諸生端拜而贊曰吾師之旨微斯言易發其覆昔任仲文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五

新酒官之肆而拔十之科興今我公葺玉泉之廢而再三之教顯實同一機也竣事宜有記乃文而刻之樂石云椽榱土石與匠石之力有不足書書其大是役也石梁郝公龍岩趙公泉坡孟公方罰鍰以助之而碑則黃潭陳公竹岩李公麟司姚公所豎也

重修曹溪寺碑記

楊慎

連然金方堂川寶地蔚何名藍實曰曹溪衡六祖之雲席分一勺之法流邈乎遠矣原斯地也有異

境焉伏流上泉潮信日三漸至科盈塵刹罔一員
有金蟾號曰神泉上共出潛定爲潮候林木翳蒼
人境頓隔旁列洞穴石宇宵禳禪棲影息時物歲
集松籟鳥韻且衍魚山之音風柯月渚夕湛龍湖
之境彈木斜埃陶鑄塵想賞洽旣弁纏疴用弭相
傳此字在昔盛時樓殿撐天梵唄佛地福田連陌
歲入千億香積食指無慮近萬而以烽烟鎖其詔
荆苔露蝕其貞結並使日月漣於誰劫名氏墜於
初日惜也嘉靖壬辰釋子道成擇孟夏結大期矢
安寧州志

卷之十

藝文上

吳

丹誠弘勝願爾時雙林五衆附影成羣遂肯廢燼
以取新存什一於千百祀燈重耀法鼓再期可謂
克明師匠無忝宗風卽其用心亦良苦哉升庵子
流戾澳陰遺情繫表斯地斯徒蓋數晨夕因其懸
而而著茲紀垂後觀俾無壞

寶華閣記

楊慎

苾羅英卉此涔旱於淮陰菩提貞芳非與替於姚
雋雖曰稱奇法域總未離滌情塵豈若優曇琪樹
鉢羅寶華天宮分種而難蒔星刳尋聲而未見昔

衣聞於真丹茲搗彩於名藍非夫瑞叶化人之天
祥鍾仙陀之地疇克擲異祗林呈特奈菟哉安寧
州曹溪寺者連然之勝壤鄣闢之叢林也悲田圃
莽覺路藜蕪絕慈航於支那碎斷碑於曩屢遂令
逍遙淨土鞠爲羅刹魔宮有五葉禪師諱道成者
兔鹿小乘龍象大法簾前錫紫剎證秋蟻社燈對
御譚玄正况春蠶作繭樂雲林與煙島著枕谷而
棲邱卜茲禪宇燭可息心延壽法賢開新苑利鑿
山鑿壘剪樾開苒精舍運斤乎成風仁祠輪奐乎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四七

不日飾璽珍禽鱗次瑤簾危樓虹帶層觀翬飛珍
木相縹芳草交茂閣前有奇樹一株計年百稔忽
放異花夏殊凡質顏如白牯香微紫霄時當朱炎
清芬曠於卓午芬澄赤日散覆鬱於諸天煙雜牛
頭之旃檀品高雞舌與蒼荀方趙州之竹則蠶爛
與龍燭競輝比靈雲之桃實魚目共馳珠竝耀僧
繇詎假凹凸丹青孫氏當圖葳蕤瑞應矣唯茲黑
白衆士欲假琳琅以傳乃樹豐桓用馭來禳其辭
曰

仙陀寶花曷用凌霞枝纏紺雨葉覆金沙騰芳錦
地颺彩銀闈慧日光照慈雲不遮共命文鳥一角
神靡來萃來止不驚不譁河吹流荇江隨疏麻香
風吹萎瑞靄分葩爰有德士來駐三車一花傳印
雙檣爲家慈航濟苦功池蕩耶心燈夜耿意蕊晨
賒空消五蘊默定千差珠林龍象珂渥驪駟經行
宴坐黑白博父盤桓寶祗玲瓏寶丫寶萼光幢寶
蓄含訝紫脫謝潤丹茵掩嘉愛比蒂棠摘詎捫瓜
傳馨天永記荊匪誇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四八

重修曹溪寺碑記

曾 祺 郡人

爰稽鷲嶺峒堯啓靈山之法會獅王震吼響曠劫
之雷音金繩重付袈裟寶筏初傳花葉惟秘記藏
夫華首是宗風同紹於粵南布流州域竿刹千千
不異雙樹五臺之旨續光峯谷燈枝熠熠共印香
雲寶月之心厥演三乘弘茲六詔白鄣早依佛國
蔥崗亦有曹溪寺始何年棟壁洗磨唐字碣垂近
代詞章焜炳楊文壬辰勒太史之貞珉癸卯紀仙
陀之樹荊注原大鑿僧著道成指歲祀一百三十

而餘歷盛衰岸谷海田可訝西風黃葉幾度寒烟
小洞疎松幸無灰蕩水散雲飄之際門摧棟腐其
時老衲普門行報宰官檀越嫡徒圓法願弘佛地
莊嚴叩善信於縷粟不充之秋肯堂構於旆戟交
嚴之外乃能重撐棟宇普潤丹青歷歷主賓堂叅
錫挂鱗鱗語錄碧額金題將鐫片石於寒山謬問
荒文於居士慨夫法微塵濁道邈圓明一性了如
初祖不曾東渡此心頓歇阿師徒自西來既假脩
習於香林豈異求離夫火宅芬曇樹世尊拈笑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四九

同因竹送溪流德士聞聲頓入當前之青山絕點
靜中之白牯頻眠此事直下承當祇消粥飯他時
鷲地相遇撞破頭顱將片席祗林與竺國擴無邊
之界一岑滴水同淨海澄三世之波矣借是法言
永斯漚境江山如聽鐘鼓難宣此記

護花山房記

范承勳 瀋陽

南中多異花木大理和山傳爲仙種及會城土主
廟樹亦然曹溪又其一也和山花歸根闔苑久矣
而與蒼雪海月猶竝膾人口土主袈羅爲裸棘焚

勺蠹朽有年曹溪寶樹見伐蜀寇自是鮮遺種矣
予每浴溫泉必風乎茲寺及摩升庵楊先生碑讀
之見其稱香道異心切慕樂今歲仲春祇奉太夫
人安輿至泉又履其境乃命僧道至故所出門左
數十武則見雜植干霄棘針布地蓋寺僧運礫壅
土插荆茨以禦暴客牛羊培凡材利其易長以供
蘓爨而茲樹之故根葉生者已二十尺亦偃僕視
息於惡林叢灌之間傷哉樹也亟命利斤粗具畚
鍤斬伐其壅抑而勿使之挺植者爬梳其犖确之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三

叢積者牽削其蕢施之所微瀆而俾惟悴者除惡
務盡靈根乃出貝葉琤琮蒼柯玉立檀樂擢秀旣
欣披而向榮敷坐垂陰亦華滋之耀色矣視其旁
域石礫硯倪奔獸伏位置咸臻妙理厥有餘放而
虧左右巨細亡慮數十芟刊旣施遂如部曲之俯
就行列儼尊卑主輔不紊其次焉嘉哉樹也而乃
負石度地築舍三楹以臨之且紀其緣起於壁夫
以茲樹之在滇者三而兩不存則其有於宇宙也
亦僅矣考楊先生之文亦唯曰奇樹異花而詫爲

天宮分種固稔知其爲瓊葩珠林之屬而未必久
留於凡俗者矣乃數百年而戕於亂賊之斧斨又
數十年而困於庸愚之隕獲卒之亭亭翼翼漸復
舊觀是殆有護之者存而非人力所克致也爲榜
曰護花以昭靈異且期後之人勿剪勿伐云爾若
其色香狀非譌傳非一當及花時圖之貽海內好
事者

重脩虎邱山妙果禪寺碑記

通判羅九有 郡人

虎邱勝地妙果法蘭門殿五重廡儲三藏口傳耳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十一

語剝初唐前真紺所記僅及重修竝識福田餘俱
無考日久傾圮金碧蠶剝藏帙亡失御史楊公微
時讀書其中卽發弘願脩無住施行平等慈貲貺
千金緣起四衆材工畢集像教咸彰半仍舊貫新
翼廊閣以奉聖僧左轉法輪右崇文昌福田駢臻
慧炬重耀北偏有堂高架法寶牙籤錦軸芸染芝
封勝果未落壽量遽盈惜也結社諸生僉以維那
乏人餘功未竟議舉庵僧廣義百務草創拮据維
艱余閒餘往復亦賞其山水環麗規模軒廠廣義

叩余爲記其事我聞施受與物三輪俱空何從執
著般若布施雙脩無礙取相卽非於我法中佛且
無得一切皆非況以布施託之文字欲垂不朽然
而自覺覺他佛心普徧財力文字歡喜贊嘆種種
布施差別平等總爲打破慳城貪壘非有別路思
維若云作何等施得何等報如人取息執符責賞
是人布施慳貪更倍何以故不布施止守他寶無
復覲念取相之人以已爲母以佛爲子貪息無窮
如是布施當念輪迴尙不能脫何況佛乘是猶適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三

西轅乃東指決無所得是故當知恒沙七寶碎則
空花金穴銅山只藏枯骨寧以世寶奪我衣珠念
念知非重重破相是爲以財施得度若其無財隨
願隨力殷勤精進志壹動氣勞瘁不闕是爲以力
施得度乃至文字讚嘆亦得如是因象悟真因觀
得感因該果海果徹因緣辟之衆花放時果在其
中果核成時花藏其內豈如焦積不種事無果之
花應時凋卸金玉之花但取嚴身則向云財施翻
爲性命施向云佛乃是導師矣爰以駢語勒諸貞

石見者興起爲波羅密敢告佛子因果如是無怖
無畏作決定志果爲妙果禪院碑記

新建雲濤寺及新溫泉碑記

巡撫

石

琳

宇宙間英奇瑰瑋之氣不鍾於人物則鍾於山水
而人物之生又藉山水爲之苞孕焉滇池界域外
博大不如中州雄放不及秦楚韶秀不逮吳越然
其冥壑激湍往往發爲幽怪大抵蜀粵之流亞歟
唯是脉近崑崙發抒未暢以故鍾毓於山水者十
之九而著於人物者十之一嘗讀有明名臣傳慨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三

然慕楊少師文襄之爲人知其出於滇也及建節
金碧之間弭棹滇池樂其汪洋灑瀚窮尾閭之所
洩則自西而北匯爲堂琅川蜿蜒奔注達於瀘入
於江而朝宗於海矣連然當川之腰齊文襄石淙
實據其勝山水有靈篤生異人洵矣夫上下數里
中有溫泉焉曹溪焉虎邱焉皆濱之川與石淙盤
互拱揖溫泉之勝甲南荒昔賢品藻詳之毋庸余
贅泉南數百武巖洞八九咸嵌空玲瓏莫可窮詰
誠羣真秘府也志乘旣不備載土人命名又頗不

典有文之者或曰弱流曰雙柱曰雨花岩玉壺天
醉醒石亦不過隨地因時託物比興而未嘗有所
切指也地去會城不足齎糧爲政之暇與制府范
公迭游交贊一時藩臬諸君子共愜忻賞僉謀所
以薙蕪蓊而顯靈閔者會泉南數步復出一湯池
池瑩靚殆與碧玉舊泉相映發似造物者特秘斯
珍爲今日開生面范公而下咸出緡錢襄厥事而
泉使許君力任規畫謂非立招提不足恃以久遠
於是卜地巖洞之中脉絡融結之區創寺曰雲濤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五

以奉乾竺先生募禪僧主事經營而若亭若軒若
室次第畢構參差乎泉石映帶乎林巒仰而睇則
露棟雲窻飛葦松筠之表俯而視則雪淙雨瀑澗
瀉階除之側而穴岫蔽虧蚪貌潛駭歛喙萬態有
時春疇數騎秋波一艇或指爲塵壚之壺嶠未必
不疑鬼神之創闢矣夫滇自未立國以來有是川
卽有是泉有是巖洞宜乎奇材輩出奈何數千百
年僅獨生一石淙也其無待歟或尙有待歟俱未
可知抑宇宙其奇瑰瑋豐於山水而不得不齎於

人物乃爾耶工甫就訖會余叨

聖恩遷制兩粵瀕行再履斯境延佇久之不能無有望
於後之人待山水而興者如前之有石梁也若夫
逸豫之吟翫覽之勝如昔人之所以修禊雅集傳
爲美談非余之所篤好也爰記數語矍諸巖阿以
誌一時聚散之迹耳烏敢言文

重修太極山昊天閣碑記

王事

段

昕郡人

考之禮王者祀天之典不屋而壇非畧也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故事之仰體高上穆清之德原不徒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五

求之聲色形氣之間至士庶人之事上帝則贊頌
功德擬議光明覺紅雲紫炁間真有玉京金闕七
寶樓臺如道家所言者禮亦有所不禁何歟蓋上
帝主宰諸天凡四時所以成功百神所以式序生
成化育所以不愆水旱災禳所以無患皆天道之
高明覆幬之詩云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又云昭祀
上帝聿懷多福此吾州太極山之昊天閣所由建
也山踞一城之巔閣又踞一山之巔老子宮翼於
旁立武文昌諸殿閣旋衛於下遠則龍馬岱展彩

鳳龍葱諸山環青拱翠若萬靈之來朝近則堂渙
一碧烟火萬家官舍民居鄉村市落歷歷如指諸
掌州之瞻雲日者沐膏雨者讚靈寶而談玄梵者
皆仰如九重閭闔焉閣建於前明武宗時歷九十
餘年至萬曆時重修自萬曆至今百十餘年矣風
雨之摧殘鳥鼠之耗蠹日漸傾圯大損舊觀不
時重修之無乃忘帝力而隳前人之績乎況今

天子

聖德神功無遠弗届疆宇寧謐年穀順成正事半
功倍之會時紳耆善姓衆謀僉同莫不踴躍歡喜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五

以趨厥事經始於巳酉之秋告成於辛亥之夏棟
桷巍如廡殿翼如臺榭秩如丹粉金碧煥如命奭
重新儼然監觀有赫者之臨乎其上矣準天道培
地靈盡人事皆不可不書至於工料之數若干計
財用之費若干算捐金勸事者若干人皆載於碑
爲樂善好義者勸今而後有穢必潔有毀卽修於
萬斯年受天之祐則不能不望於後之人云

雲濤寺正殿碑記

刑政

陳弘謀 桂林

余藩滇之明年以休沐日詣蓮然溫泉假宿雲濤

禪寺時寺僧行慧方同鶴山楊牧改建閣殿以安
漢前將軍漢壽關侯高棟截雲寶鈴殷地輪奐已
極巍如但金碧七寶之際未盡繪烜因縮雋俸爲
之合尖而行師以創建碑記請余惟侯忠義大節
焜耀千古

國家崇功報德榮禰祖以三公蔭雲祔於經士且嚴
居正之典以隆祀禮夫侯去今幾二千載一時頡
頏之輩滅沒如寒烟腐草而不可知惟侯神化首
出亘古尊親夫豈無以致此者哉君臣之義見之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七

明而守之確者有以立萬禩綱常之極也蓋漢自
桓靈閔鹿之後阿瞞本初皆據漢臣之名而以贅
疣視其上卽荀彧郭圖輩稍識名理者皆覲顏事
之而不疑侯以龍虎之才不爲富貴動謹擇一奔
走不違之帝胄而與爲周旋顛沛之頃臣節凜然
卽秉燭待旦之際才知者方視爲別嫌之小節豈
知侯之於義慎於獨者謹之又謹不以真真情耶
且侯之得於春秋者甚深蓋二百四十年之旨無
非討賊彼阿瞞之賊於漢武侯能知之吳權之爲

漢賊惟侯能辱之亦可以窺侯之學矣夫天壤之不做者惟道與義亘古之不息者惟剛大之氣候全夫理之至者而以氣運之固宜其神畱宇宙萬古如生也若夫歷代尊侯之典或進以王或進以帝者屢矣今稱侯而不他以者其亦存侯之志也夫行師默聽合掌稱頌而退因卽書之以爲殿記行師楚之安陸人髫年得悟性地豁如前制軍郭公延主雲濤法席與徒祥洪皆能以莊嚴作功德者并記之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二十六

重修虎邱山萬歲殿

并松華道院碑記

刺史高鈗

刺史之治郡也必以布上威德敷揚聖化爲重至於民和政理宣山川之奧奇以備職芳之紀載者亦有事茲土者所不廢焉安寧虎邱山舊有萬歲殿相傳洪武中指揮董賜所建向以棟宇久頽始假城中蕭寺以爲祝釐觀聖之宮褻越弗虔非所以肅趨踰也伏遇

聖神御極綏靖萬方溥深仁於六服者四十餘年矣茲以

聖壽增崇特頌恩赦軫念西南遠徼後先兩賜蠲租超
軼古今光昭史冊安寧雖隸滇雲萬里而沐浴治
化文獻猶存揆以尊親配天之義宜無有後焉者
余忝民牧敢不率先獎喻爲士民倡爰集材鳩工
畢力營繕楹礎以奠榱桷以完瞻觀北辰如閭闔
之曉開儼通明之鶴立紅雲紫氣縹緲重霄絳節
高居凜天威於咫尺此固煌煌鉅典經丹雘而愈
新者也至於虎邨之弘麗允爭勝於吳江揚妙果
之宗風前延緇衲振松華之仙梵後集黃冠林壑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藝苑

鬱蒼溪山朗秀其妙果禪院余旣葺而補之矣尚
念松華道院尤極烟洲雲島之奇自下而上殿閣
八重是當次第增修以成完美適以道流守中之
請因屬善士楊標合萬歲殿同葺用是朗璇璣於
斗閣幻笙鶴於仙廊闢華軒以聚騷人構雲房以
棲羽客或修或剏益拓前人之規至此而虎邨勝
觀始稱大脩遊其境者盼曲流疊嶂之迴環則山
高水清之頌不殊於豐樂也望夕露朝暎之變現
則日華雲爛之歌不異於虞堦也吾民萬年進祝

竭草莽之愚忠因得登靈境以逍遙與刺史共樂於茲山者豈非太平盛治之所貽哉凡厥光天之下被聖人之澤者其亦有感於斯云

重修太極山五顯殿碑記

學博

李嗣羣

郡人

太極連然鎮山也魏環雉據帶抱江流龍馬峙於前岑彩鳳歸乎南極鍾靈磅礴鬱鬱葱蔥古石寒梅撐空綻雪堂川諸堦之最也頂建太清玉虛諸宮右翼北極文昌之殿左肩立廟望五顯金像於中神得山川真氣禱必應叩必即通蓋如五土之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六十一

旺四時五星之經天道五事之宜民用潛通夫吉凶禍福而亦吉凶禍福於民之昭昭者也以故血事崇欣俎豆無虛日第歷時既久風雨殘蝕漸至傾圮賴郡大夫刺史高淮事惟平視民如傷政治暇修葺廢墜百度維新寺宇崇煥神人胥仗焉時至桂香閣登眺之餘屢欲更新廟貌而董事未得其人是以宏願暫輟茲有州善士李諏楊景楊標曹瑾足以承我公之意而慨然負厥任焉鳩工庀財聚少成多濶舊趾而阜之增高楹礎相基宜而

廣之拓其規制是以其殿翬端其門屹立廟貌煒煌與古栢蒼烟含吞青翠靈風不更晦靄哉落成之日屬余爲文以誌重新之功不易集益之勞堪紀曷壽諸石以永之余喜是舉也實我公之善嘉二子之勤廣衆姓之施以成不朽之功則五顯之靈不更與龍馬彩鳳同其聳峭石淙碧玉共其清瑩虎邛洛陽曹溪諸山齊其千秋萬禩而常新也哉是爲記

重修太極山桂香閣碑記

剛史高鈐 旗下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十一

州治之西山峻而秀巉巖蜿蜒生成敷合河圖乃以隆名太極上有桂香閣崇奉帝君始自明薦紳先生朱公建也原鼎建之初奚獨卜高巔之上得毋欲煥一州文光以遐接斗牛星氣耶念切後人志培風脉意識遠哉公諱化孚中萬曆壬辰進士歷官楚省外臺冰雪一生文章千古其建斯閣也而獨曰桂香毋亦貞恒性潔清芬勵茲繼起莫不俾挹月殿天香待春風而看花上苑耳落成之後里族衣冠代有名雋非其驗歟奈以氣運轉遷不

閻鳩工庀財構樓三楹中塑關聖帝君像署州事
姑蘇丁公顏其額曰易飲處往來休憩者稱便焉
復有爲僧慮者謂之曰諺云有寺無僧終歸無寺
有僧無食終歸無僧可奈何僧於是毅然自任隨
緣募化朝積月累得銀若干兩置田若干畝以爲
此庵常住從茲庵有僧僧有食矣庵有僧則庵可
常僧有食則僧可住矣異日踵事增華發大施捨
端有望於後之君子余故樂爲之記以誌不朽云

華嚴庵常住田碑記

知縣 羅大用 郡人

安寧州志

卷之九

藝文上

七

郡城西北有庵曰華嚴經始於何年所以別有記
之者中有僧田焉或出自陀那之所施或出自
某門之所置其徒悔正恐其久而湮也請於郡之
唐大夫大夫嘉焉伐山石以與之尋而大夫以擢
去今之王大夫實辱臨焉爰申前命均之意在不
朽也僧遂謁予而請記予惡能無言嘗稽之古田
以井授口以戶分爲糴之優婆塞者則刺耒耨優
婆夷者則鳴機杼民無游而食亦無冗是以甘食
美服猶然餘饒乃今農一而坐食粟者更出通工

無憔悴之感兵燹而後漸以傾欹余於辛巳秋奉命牧理茲土時公之裔孫年兄溥偕弟溥請示於余欲募重葺余曰繼前人之志以大闢州之觀良舉也宜亟行之於是首倡捐俸約諸紳士不吝慳囊共相資佐至壬午夏六月修建完畢燦然一新余爰招衆紳士登峻頂迴旋眺望覺文彩騰輝勢將據千里之雄也功成有繼豈偶然哉因欣托楮生直爲之記

連然萬壽茶庵碑記

段 曦見前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三

自古有叢林則必有常住然後僧有所贍給其來舊矣獨是往來絡繹之所建設茶庵以資行人休憩在在有之然庵則隸於別寺僧則去住無常莫不盡然未有庵無所隸僧則有常如州團山之茶庵者夫州距省城七十里爲滇西孔道往來之人絡繹不絕茶庵在州東二里許舊無茶庵南昌僧道崇老行脚也於戊辰年始掛錫於州之寶珠禪院慨然於此山誅茅供茶旋叩之州紳士以爲之倡而江右之諸善信客於州者協力損貲甫數月

易事之外則世亦何取於不耕食不織衣者而崇事之且佛之言曰無色聲而譯比邛者以乞食施手貪益色身何向欲無而今欲有也則又奚爲不鴉居穀食而詹詹效斯民之連阡陌哉顧乃無論愚蒙卽薦紳先生爭左袒焉何以故亦惟僧之能護持佛法而慈悲之利普遍十方世界云爾夫冠國冠履方履而綏珮玦者辨常異則左乎佛分內外則左乎佛究虛實則又左乎佛彼日月五星之說吾誠不敢定其是非第梵唄聞空爰散兜率之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七

雨慧日破暗誕登般若之航持戒定慧而同死生絕貪嗔癡而齊淨惱佛蓋誠憫世之迷淪苦海而指之覺也卽其道而論之亦洵有與吾儒相通者迨其末流五蘊未空三昧不識妄想風旛之動混身濁惡之場試按所謂更自出凡民下彼其初釋氏有一於是乎則世果何取不耕食不織衣如僧者而崇事之迺儒者竝以其徒之不類而置喙於西北聖人抑亦不通之論矣於戲大鑒已矣真印不傳一切淄流皈依象教偶於空中現相卽當相

外還空會淨土之光明衍西來之秘密無徒坐食
民力虛糜土毛而奉佛不佛持法不法令人間世
且譏僧之非寶也海正亦知清淨而能解脫者因
其請記而漫以語之使後之苾芻以覽觀焉

遊安寧溫泉記

督學 張佳印 銅梁

嘉靖丙寅十二月二十三日余較士安寧畢將欲
觀湯池先遣一力挈舟堂琅川厥明逕鹽井觀之
鹽官令籠丁以皮囊汲滷水據晉常璩南中志云
連熱縣有鹽泉近志乃謂唐武德間因阿寧始掘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十五

地得滷者非是觀畢屏輿從出大界村乘舟北行
一里東望龍寶寺隱叢竹中亦蕭遠可嘉舟子報
郡吏馳騎率鼓吹追余亟遣去舟中望一山峻插
東北隅兩峰如削凹其中如筆架形土人因以名
山一名岱晟山一名坎山昔僧張善信有異術除
妖坎山卽此又北行五里逕石淙渡故郡人楊少
師一清築精舍讀書處詩文具集中一時名家則
李長沙東陽陸上海李北地夢陽最稱傑作沿兩
岸土人引水溉田堰壩鱗次自過若決呂梁水車

高翻濺珠成雨似瀑水飛灑空中又北行五里水
迴折作曲瓠形堂琅川多直北流至此迴遶二里
逕龍山下山川窈窕松石參差最爲佳境東岸一
帶巖石嵒砢上鐫曹溪夜月四字稍下紅石削起
鐫石壁天成四字皆楊太史慎題也行半里七洞
臨水飛巖峭立五彩絢雜洞口重扇大似雕藻再
行半里至溫泉乃躋丹登其亭飯罷觀溫泉而浴
之池水皓潔纖毫不隱四面壁起不煩甃甃中二
石光膩勝玉碧色奪目華陽志云水神祠祀亦有

安寧州志

卷之九

藝文上

李

溫泉顧祠今廢矣浴罷風乎亭上一峯對峙命觴
相矚覺兩腋中習習風舉余嘗浴驪山香陵渝澹
諸泉類多穢氣逆人鼻楊太史品茲泉爲天下第
一湯似非溢美時日且午聞西岸有聖水一名海
眼泉潮應子午卯酉之候及渡而西登陸陟其所
古木叅雲水自竇中出盈盈溝澗土人謂此午潮
至遂名曰聖水三潮不云四者子夜故不及見爾
余會觀泉華清宮下水出左右二竅應朔望不爽
自是造化氣數茲泉無足異者又披荆棘南陟一

里至曹溪寺寺在龍山之麓土人一名慈山草徑
盤歷可肩輿上無甚斗絕郡志云高八百丈周遭
七十野誣矣寺殿因山層構中有楊太史碑文不
減玉簡栖頭陀之作第四級殿宇閎麗佛像莊嚴
前行十弓許一樓顯廠右植木蓮花樹青葱可玩
頰視堂川清漣如帶稍東一園鑿山石作凡形桃
李薔薇屏架繁雜道上曝麵華數石余呼僧笑曰
僧家有是哉僧叩首若請罪狀余曰昔支遁林好
養鷹駿惜爾無大韻也鴈出寺右一泉泚泚鳴亂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李

莽間尋泉散步南行一里許下有龍洞造其門下
視深黑不測寒氣逼人投石其中蓬蓬成響七八
疊而後止又西南步行可三里至龍潭乃水源處
有二穴穴口巖小魚山樹蒼蒼如蓋坐樹下飲水
甘之頰瞰平濤如波文可愛指顧太華纍纍遠近
奇峯錯列杖屨下門之皆彙各甚辱茲山也由東
南下山復登舟逆水行夕陽旣下萬峯盡紫西望
虎邱山寺與太極山碁布相屬復繫舟登岸里許
至寺襟帶堂琅枕藉虎邱信一靈境前殿榜曰妙

果禪院殿制古雕畫壁精工非時師可及相傳爲
唐殿余觀之多元制也出山門南望郡中烟樹萬
家暮藹如罩遂從陸歸時列炬在門矣返署中追
憶斯遊操舟順流左右山色應接不暇濯足振衣
登高踰遠而梵宮鐘聲洞口松濤所至奇出令人
忘歸惜哉絕域往往好遊之士無因振策於烟火
空翠之門茲遊蓋萬里奇蹤也遂秉燭記之

溫泉遊記

督學楊師孔廬陵

至人韻士往往以山水爲性命山不險不奇水不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六

深不幽每至違性情毀形骸弗顧也若夫具深險
之勝而又全幽奇之德惟滇陽城溫泉名滿海內
束髮時思欲啜流揚波久矣讀用修先生暨先輩
題咏積往古溫湯舊事點綴茲地不過一盆二盎
耳歲天啓乙丑直指朱白翁具山川明眼季秋二
十一日行旌按部茲土不僂孔代分守苞例遲節
泉上機緣奇甚是日宵征達陽城直指錢送禮成
僅宿碧雞關二十二日方抵陽城郊迎後卽求訂
泉遊之約期以翌日是日午刻同闈率高子啓自

室琅川登舟謝大函方伯以車馬小憇州守編漁
船障以布幄酒鐺茶盞脩具致頗不惡放舟而北
曲曲山青灣灣水活漸入漸遠不啻剡溪雪浪中
神已飛越矣日昃望山巒聳翠峯巖環抱不脫溪
流疑入無縫而委婉却有情固滔滔無礙柔櫓楫
柳森映暹見斷雲孤壁一水橫玉似可攀可躡又
似可入者詢舟子云巖洞奇絕政堪遊余欣然舍
舟從松陰禾畝徒步入巖小淺淖淖不能入旣則
或門或屏或榭或軒或堂或廊或壺天或弱流
安寧州志 藝文上 卷之十九 堯

龕態度奇幻不能名狀粗與高率足所至酬一觴
期以來日探討洞之奇甲天下者不少非泉洞分
奇卽寒溫失正未有虛明洞朗如阿房椒石院院
相比又如響屨長廊轉轉可步而一水流春禾田
映戶想上古賞鑒眞仙構先天能手將溪灣最趣
處斷水淺山會萃爲一家亦大奇絕也洞盡展一
坪轉入岩壑深處卽溫泉矣一望瑞靄團結氤氳
氤氳數家茅屋映帶紫翠明霞徘徊於上若不忍

去入門望洋心膽俱熱大咤前人之未標其奇也
噫嘻泉出碧玉嶼中如初沸鼎爐滾滾湧出一鏡
鋪銀織埃俱徹明砂淨礫粒粒可數中涵碧島如
玉瑰瑋光潔與水色鬪奇目閃閃不能定是夜醉
中同高闕帥解衣汨沒如嬰兒入父母煖懷又如
帶酒入初薰繡被屈伸偃仰無不隨意取足不意
人世間有此極樂園也大凡遊人帶酸寒俗氣至
此俱開暴戾血性至此俱化塵埃穢濁至此俱淨
人我跡相至此俱渾塵情客念至此俱消蓋造化

具此大爐治一經煅煉自換凡胎恨天外遐陬爲
神仙久私機緣淺塵染重者輕易未能一至耳二
十三日辰謝太函亦至同泛小舸遲直指於巖之
初洞天設具遵旌因巖發笑昔聞山岳動今則巖
壑開矣歷壑探奇窮幽極險爲門爲屏者布以旌
麾爲榭爲軒者浮以大白爲堂爲才者暢以笙歌
爲壺天爲弱水者雜以火樹爲秘石爲玄竅爲翠
幕者暢以鳴琴不但衆山皆響亦且寒谷春回薄
暮侍旌節入溫柔鄉是晚燕於碧玉泉之北堂入

夜移尊泉檻和氣春烟水光玉色雅懷高韻渾爲
一氣啜泉而飲洗盞更酌命兩嬰童拍徑尺丹次
第傳觴如飛仙太乙傲睨群傑不知酒味爲泉亦
不知泉色是酒生平泉遊當以此爲第一可以償
萬里繭足東方漸白余就宿村居小樓山深嵐重
僵臥幾不能寐推衾猛起命童子扶掖直走泉上
箕踞片晌融融五體俱和卽池掬水盥嗽畢走聖
水三潮赴直指曹溪廿四香積約夕陽登途宿祿
賧二十五抵祿豐別直指於響水公署舍熙和天
安寧州志

卷之九

藝文上

七

界就風塵睂目一步一回首也茲境也畢竟是神
仙窟宅諸洞天爲堂奧泉源丹鼎泉流爲仙液堂
川爲門戶曹溪虎邨爲別業泉外奇石如林溫流
如海山花老樹奇草珠巖尙有秘而未顯者以俟
後之賞心人若夫宇內溫泉舊蹟稱香比色較味
憐清特此泉之一班自有昔人紀之不復贅

堂川記

督學

孫人龍 烏程

堂川故多勝境獨怪以名著者僅溫泉也按安寧
州係漢連然縣旣以地處天末四方賢士大夫罕

有驅車過之者雖有靈區奧蹟莫或探索而表彰之且鄉之人耳目淺陋第見泉出崖穴清潔香溫澄澈至底俯視砂石咸深碧如玉明修撰楊用修題爲天下第一湯遂謂勝景甲南荒惟此泉爾歲丁巳上元後二日余往迤西自會城行七十里方抵其地雖時已昏黃特從夜色朦朧中恍覩夫烟靄聳峙林木蔽虧復聞水聲潺湲有作伊啞聲相答應者是晚憇雲濤寺寺負山面水庭宇修廣山茶兩株花盛開色純赤枝下垂偕友人借榻於客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三

堂亦一勝境也詰朝由寺門而南巖洞八九如雲窩巨靈擘七竅通天及醉醒夢諸石惜其名不甚雅然皆嵌空玲瓏爲世所不經見前臨堂川川中設水車車翻水如瀑與溪流瀾瀾屬和不絕又其上
有惠風亭與引勝山房諸處都層臺曲榭參差掩映於其間蓋所可供人遊眺以怡情者洵目不周賞而惜乎僅以溫泉名也先是徐觀察敬齋曾鐫堂川仙境四字於石壁而余於憇覽之餘更爲記其巖鳴呼彼世有窮鄉僻壤未經賢達之品題

往往抱其奇以終古而名湮沒不傳者烏可勝道哉

安寧州志叙

州守 鍾萬璋 乳源

籍家有言志猶史也史猶志也余謂史非志也志非史也宋鄭漁仲曰史傳人皆可爲志非博綜會同不能也馬遷史記精在八書班固漢書約在十志范曄李延壽史亦名家而志竟無聞故信史非志比也文之精者爲史史之精者爲志博綜乎代典者國史之志也博綜乎方乘者郡縣之志也志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七三

之名實良不易哉志體肇於經則禹貢職方漢以降余所取者有二焉常璩志華陽盛弘記荊州也文贈而格則古事備而辭不繁禹貢職方今不得而繼之矣得如二氏斯可矣厥今號志滿家蹈襲定牘曼衍蕪辭其失也固左右采獲而不根假遠附會而罔徵其失也誣聚歛班馬之矇辭沿綴表志之陳格較以八事若風馬牛其失也矯故循塗者恒固且誣而好古者多失之矯脫此二者可以爲志矣余以崇正辛未來守雲南安寧兵荒洊臻

輦運旁午日無寧晷復乘案牘之暇乃進學博黃
楊二君咨壽俊延髦士輯舊籍成新志爲卷凡八
詳哉其志也敢不付之鈇梓而重虛學博諸弟子
之縷繙且思今志體裁久矣無已不惟其文惟其
質不惟其煩惟其簡後有常璠盛弘者流出焉將
有據乎則此志其可缺哉是舉也誠恐無徵不信
之意云

石淙對

尙書 崔 銑

太宰邃翁楊先生生於滇南徙於湖南家於江南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七

江表有屋命曰石淙石淙者滇之勝也客曰地以
域分域以名定取滇名江古歟豫生曰有之昔周
扁濂溪著其鄉也呂書東萊追其先也著其鄉則
思爲之重是故有弗辱也追其先則思爲之紹是
故有弗肖也弗辱曰仁肖曰孝其惟君子乎客曰
賢不遺位而成名智不遐行而滅德翁方居巖閣
之上乃耽山水之僻居士之迹殆不可歟生曰奚
爲而不可也夫無累者弛張易省緣者去就決甘
淡泊者紛華不移守退讓者勢利不亂故大鵬搏

扶搖擊南溟者適而已龍可參可食之者欲而已
昔伊尹成功而罔居周公攝政而思明農懼盈之
災也唯君子不有成不枯位於是乎業著而道尊
奚爲而不可也客曰然則翁將隱歟生曰未可也
君子之於世無去無就惟道之從介士甘遯迹以
遂高退士務匿名以避咎志士求危身以著節義
士樂奮勇以垂聲四行不同失中一也臣之事君
其交有淺深焉其任有輕重焉其受恩有厚薄焉
不合而去不敢竊祿此初仕者處常之法也大臣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七

則異故交深則必懋其德任重則必安其業恩厚
則必永其祚知消息盈虛之機貴豫處治忽安危
之繫貴慎是故汲黯寢淮南之謀直也韓琦平內
間度也司馬光改法實也夫大臣者國之寄未可
遽言隱也客曰元結寄義於七泉張詠表德以乖
崖石淙之義將是類歟生曰然吾聞陰陽之氣凝
者爲結流者爲水凝者無變信也流者無滯智也
石體乎順故可器水止於內故不可禦孔惡其硜
孟非其激在人也亦然唯信能立以通行則不窒

唯智能運以正出則不流是故有惻怛之情曰仁存而不妄曰誠行而不跲曰才因勢曲成惟中是經曰權發於仁體於誠斯盡信矣周於才達於權斯盡智矣此之謂大備是故可以立已可以事君可以權出處可以正天下備之至也

禹碑跋

舉人 張 含 永昌

於乎禹功神矣禹文亦神矣萬世永賴惟禹功四海永敷惟禹文萬世賴其功故百靈護其文矣饒夏鼎藏包湖廬阜予乃樺之詞孤山記道里之刻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七六

皆不可見可見作此岫嶮碑一爾皇帝立元嘉靖之十有六載仁治虞夏文貫姚姒滇蒙小子邇如皇畿得觀岫嶮刻集成不能識其全旣歸滇覩蜀都太史慎釋文字爲之影句爲之音含驚且喜曰何文苑藝林舉昧焉而楊子獨識之乎旣而思曰夫禹生於石紐廣袤蜀之文禹開之也楊子生於蜀其所謂江漢炳靈世載其英將顯茲神禹之迹而默啓楊子邪故曰聖人爲天口賢人爲聖譯信夫初楊子讀此碑不得者四字夜倏夢黃衣魚首

人告之曰此南瀆衍亨也篝火而覓之良若契焉
故曰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故曰天地有官陰陽
有藏待時顯也昔司馬遷亦漢太史也南探禹穴
弗獲覩茲奇何楊子洎予生後史遷幾二千年而
幸獲見之乎故曰飛龍在天位乎天德見龍在田
天下文明時之顯也義遠矣哉鏤鼎藏山之文將
次第顯乎

小玉泉說

范承勳 見前

泉以玉名取其溫且潤也舊泉碧玉稱天下第一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七十七

湯人爭沐之予亦品以域外華清夫誠可風可浴
可詠也亦又何他羨乎但其煖氣太盛每一坐沐
則汗漬而神爲之困見碧玉之左有水自石罅迸
出渠之得一泓焉溫潤不少減抑且撓之不濁掬
之殊香玉哀溫泉銘云白礬上徹丹砂下沉將此
小泉疑更有摩尼珠照其中也隨於庚午冬月嵌
石爲欄勒以小玉其溫潤在我適宜倘亦有潔清
自好者過而問耶或不以爲贅餘也

與鶴慶知府董賜書

賜安寧人明洪武中以
功予世襲雲南前衛指

揮自子嵩起十二
代至董承詔止

穎國公 傅友德 宿州

大丈夫之處世也當磊磊落落出羣不羈然後能
拔淤泥脫塵埃策勲當時垂名竹帛飄然而立於
凡品之上亦猶騏驥伏櫪鸞鳳棲柵其始也雖與
駑駘同豢雞鶩共食無異於彼一旦遇伯樂振羽
翮終能馳騁於長途而翱翔於雲表也昆明古西
南夷去中華萬餘里因元之季天下鼎沸天朝受
命海內維新梁邱以元餘孽保據其地弗遵聲教
者十有四載天兵南下問罪討惡余忝弔伐之任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七

受鉞專征辛酉冬戰於曲靖之墟大破其衆擒其
總戎轉開烏撒遂平諸部梁邱計竄出奔而殞其
他豪傑或降或叛或就誅戮或被囚執者相半矣
于時足下以前安寧知州來見於稠人之中余目
而異焉遂加盼矚仍試以事繼而招降撫順綏輯
遺黎頗著誠款達官貴人咸稱其能於是乃復其
任使保妻子焉壬戌春烏蠻構釁流毒邊境余與
諸將分兵致討時有大理起到士官高生等悉寓
桂城欲俟途平俾令朝覲而閩帥不仁失於撫字

致令驚疑接踵而遁及至本土遂爲仇讎舉兵相
向攻我城邑殺我吏士日甚一日轉加昌熾闕帥
莫制矣足下介在羣兇之中確守歲寒之節勛其
奸謀誅其來使獨挾妻孥冒刃入滇復與列校分
守城壘投放矢石城之所以存者與有功也副將
軍西平侯聞難來赴誅鋤芟刈羣蠻復定余至滇
西平侯備述其事余甚嘉之然此豈古人所謂不
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歟抑士之始遇驥之始
知歟余征大理足下又率鄉曲子弟五百餘人爲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七九

師前道招徠劍麗降伏西蕃威聲頗振有功必報
古之道也奚新舊爲乃奏天子授足下以專城之
任任足下以牧守之官保障大理爲滇外戶恩亦
至矣榮亦甚矣此正持盈守成之時也可不勉歟
古人有云贈人以言余深慕之余雖武臣數聽教
於君子矣足下其宜訓兵務農嚴紀律著恩威毋
暴橫而欺良毋縱驕逸而墮前功上下相承共寧
斯土以副國朝任用之意策勲垂名不其偉歟茲
因師處畱言以誠惟足下勉之

傍花樓說

按察使 佟世雍

樓盍以傍花名也曹溪寺左側有優曇花一本歷經兵燹巋然獨存其種與花之異載在寶華閣記及護花山房記中花去沸珠泉數百武制府范公引泉由寶華閣經香積厨委宛於護花山房之前鑿石爲池渟蓄其流養金鱗植松竹爲偃息之餘波聽其下溢山麓以灌溉民田非直爲觀美也佐遊覽之勝代農家之桔槔東坡所謂寓意於物而非畱意於物者余向捐金修葺曹溪見其僧寮安寧州志

卷之九

藝文上

全

湫隘遊覽者無栖息之所因謀之老衲水谷議建一樓以及庖廡居室各數楹稍避風雨兼可朝暮凭眺收雲物於山光水色中從茲倦遊者憩息此樓憑高視下將見夫樵雲犁雨漁火書燈觸目而得余亦用是傍於范公寓意於物之意此傍花之所以名樓也是爲記

引勝西軒

布政使 佟國勳

連然爲六詔人文之藪溫泉又安寧山水之奇靈液仙源品題第一余宦遊江浙廿有餘年惟匡廬

足稱名勝然不過人工點綴梵刹巍峩而已實未
有如溫泉崖谷之秀花木之奇者堂川繞其前靈
石列其左各流韻士接踵其間雖十日之游不能
盡也余壬午冬承乏滇藩公暇之餘一過其地於
時幽奇尙多未闢所喜大中丞石公志在山水特
加創建未數月而亭臺別舍澗水長橋無不曲曲
爭勝靈境引人恍在輞川圖畫矣山房之西偏喜
有隙地適當溪聲山色之間余亦捐俸建西軒三
楹旁建小閣頗稱幽爽公事偶閑艤舟過覽因思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全

涪溪馬退非子厚不彰放鶴六橋待端明始盛雖
此玉泉名境久播寰中然非大中丞經營煥然則
此奧如曠如者亦樵牧往來之道而已余性耽邛
壑喜勝地之遇知己雖創建無多亦不可不誌之
以當九仞之一簣云爾

重修青龍寺疏

主事段 昕郡人

今天下需財亟矣而財之絀也益甚上而長吏次
而薦紳以至士農工賈諸人所日謀措者求贍其
一身一家而猶不足於供少有興作卽攢眉捉襟

拮据萬狀今乃欲分其甚絀之財以興可已之事
不惟予之所不忍言亦西方諸聖人所不樂聞也
或曰種善緣者有福田利益在夫置父母妻子衣
食之用而爲寂滅之教增有爲法是名爲愚捐有
限之物而希不可知之利是名爲貪予方欲破人
之愚醒人之貪而乃作爲語言文字以誘人施捨
是猶揚湯止沸而益之以薪也具佛性者實應且
憎而又何青龍寺緣簿之寥寥者爲然予考之郡
誌歷乎石門則青龍寺之修非以希福報蓋以培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全

地靈也安寧爲滇西首郡山川秀爽甲於南中科
名之所以盛風俗之所以淳兵燹之所以不灰燼
水旱之所以不化離者實有地靈嘿相之而地靈
之勝則以堂川之滌洞蟠曲有以蓄一郡之氣而
爲之襟帶也然能砥昆海之瀾扼石門之項而鎖
鑰堂江則惟青龍寺寶據其吭焉寺之興廢其所
關豈不鉅耶寺創於元修於明其名青龍說甚誕
今以歷年久遠殿宇傾於風雨廊廡壞於鼠雀金
碧沒於塵網失時不修不至委於芻牧牛羊不止

是無以培一郡之勝而坐視古蹟之頽廢也寺僧欲任之而力不逮因乞予言誘之子謂修廢刹則可已而培地靈則不可已分一家之囊篋以希後福則財之絀可慮合衆人之鎡銖以勸善念則財之聚不難况近目郡內山川名勝凡可以供游眺者無不巍焉煥焉以侈前人之觀而娛遊人之目况此鎖鑰堂江者而乃言財絀耶則是予所不忍言或卽人所樂欲聞亦未可知也遂援筆書之以爲之導云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三

安寧州志序

州守 高 鈐

自古不乏輪軒之採而各國之山川風土嘉言懿行庶幾可傳永久所賴郡邑之志備國家之徵求採擇以成一代之史由斯以觀志亦綦重矣乎但國史之纂修有專官以領其事而郡邑之志編輯責在司牧使備官而置諸度外則雖有爲之前者莫爲之後幾何不終於散亡磨滅百無存一二也哉

本朝自己亥開滇混一區宇我

皇上文武聖神誕膺景命配天協地內治外安受其球
同文軌者千百國疆與之廣亘古未聞迺於滇萬
里邊郵給復蠲租均屯糧廣解額

綸音疊降尤加

軫念焉而 諸大吏又能宣

上德意生聚教養規畫精詳雖唐虞之際協和萬邦聲
教四訖猶有未足比擬其盛者滇安寧去省會七
十里爲先明楊文襄故里升庵先生講學處也而
州志僅一抄本余下車之始卽多方搜求而獲之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七

公餘展讀見所載山川人物風俗輒以得名邦爲
快迨經閱歷多與志符然望其村烟則晨星落落
也察其民彝則笠雨簑風鶉衣藿食也覽其城譙
亭館勝景靈宇則頽垣茂草也問之則自明末兵
燹相尋兼以地瘠則民貧途衝則役煩以及此也
余因惴惴焉懼鉛割襪才莫克勝任亦惟是慎勤
自矢淡泊自甘本此一腔肫誠以期上無負於

聖朝

上憲下無負於蒼生見利而爲之興見害而爲之除

修廢舉隆與民休息而已或政有所未逮事有所
可疑賴紳士諸君子不我遐棄得以諮度而率以
周旋幸民樸易於爲理於今八載而人文漸盛習
尙漸美凋殘漸起視初年似改觀矣獨是州志闕
焉而未之講將一境之山川人物興革建置俾之
湮沒失傳則文獻名邦之謂何令人歎文獻之不
足徵也伊誰之責歟爰謀諸明經又柯段君及諸
生之不愧三長者取舊本而增刪纂訂之毋徇私
毋避怨毋簡毋繁貴事核其真文取其潔不踰月
安寧州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上

全

國家之徵求採擇傳世而垂遠且余尙邀量移俾繼
牧斯土者一切有所考証不致歎無徵之不信亦
獲免貽備官而置諸度外之誚也於是捐俸而付
之剞劂云

